汪敬虞和戴逸关于搜集整理清史资料的通信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资料室

戴逸同志：

您好！

最近我随社科院代表团，应日本学士院的邀请赴日访问两周，回来以后，写了一点体会，现将其中有关档案的一部分摘录出来，请您指教。这里谈的情况您也许早已知道了，但我是在参观东京大学的史料编纂所才第一次了解到的。如果您同意我这点看法，希望您登高一呼，这对开展清史的研究，也许是有益的。

调查和收集外国有关日本的历史档案，是日本学士院的一项主要工作。该院从1923年在开始抄录荷兰商馆日志(The Diaries of the Dutch firm at Deshima in Nagasaki)。1952年成立在外史料情报交换连络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1954年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The Historiogrephic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合作，开始搜集整理海外有关日本历史的档案材料。他们派出科研人员多次到历史上和日本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包括较早与日本通商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印尼等十六个国家收集和复制各该国保存而尚未出版的有关日本的档案材料。到目前为止，录制的显微胶卷总数达一百四十万张。1963年起，以《各外国有关日本的历史档案》(Histori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 in Foreign Countries)为题进行整理编纂，先后出版十四卷。1976年起，又开始将原档译成日文出版，以供日本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目前已出六卷。这项工作是编写一部国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重要准备工作。我国从十六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以来，情况和日本基本相同。分散在外国的有关中国的历史档案，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日本，仅英国国家档案局所藏的外交文件数量之多，已为世所公认“即使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也能提供中国自己不能提供的有价值的资料。”其他国家，数量也很可观(如美国)。即使和中国关系不怎么密切的国家，也往往藏有相当数量的档案材料。例如在丹麦的国家档案馆中仅清朝一代，馆存的中文手稿，单单是目录，就达一百五六十页。至于私家所藏档案，例如历史较长的外国公司、洋行档案，为数更多。这些材料，解放以前，只有个别学者零星收集过一些，不过九牛一毛。解放以后，则一直没有动手。我认为，我们应该仿效日本的作法，作出长远规划组织专门人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普遍进行收集复制、整理翻译。这是编纂中国历史(至少是清代国史)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希望能得到领导上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准备条件，尽快加以实施。

汪敬虞　　1982年12月

敬虞同志：

来函敬悉，迟复为歉。您所谈日本学士院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处搜集海外有关日本史档案材料的事。我孤陋寡闻，以前全不了解，感谢您来信告知，增广了见闻。日本的学者们努力从事，经过长期积累，录制显微胶卷已有一百四十万张之多，足见其用力之勤，良可钦敬。

我国的历史资料，汗牛充栋。搜集、保管和整理工作跟不上去。近日，报端常见到重要

历史遗址和古器物遭到破坏报导，档案与古籍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令人感到担忧。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成果和历史遗产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计，亟应投入人力、财力，进行抢救，加速整理。幸政府已恢复古籍整理小组的工作，组织力量，作了较妥善的安排。今后这方面工作必当有较大的改观。

海外有关我国的历史材料是十分浩瀚的。可是，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对海外的收藏情况，不很了解。数十年前，向达、王重民等先生曾作过一些介绍和 搜 集 工作。解 放以后，我们和欧美往还极少，今后似应有计划地作些调查。不久前，丁名楠等同志赴英国，曾对英国所藏有关中国的档案情况作过了解，这一工作很有价值，可惜时间太短，人手甚少，不能作全面而深入的调查，也无充足的经费，进行复制照相。希望以后能组织人力、赴欧美国家，专门了解和收集他们的历史档案和文件，拨给较多经费，宽以时日，才能搞出成果来。

历史研究要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太多。我国与西方的频繁交往，如从明末算起，也有四百多年了。西方人士记载中国的书籍，资料很多。如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所写《耶稣会士书简集》，记录了他们在东方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此书篇幅有三十多卷，涉及面很广，其中很大部分是讲中国的情况，当年在欧洲的影响甚大。我翻阅过日文的摘译本，感到对研究清史很有用，可补我国史书之不足。这部书原是法文本，后来有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兰文、俄文、日文的译本，几乎用全世界主要文字作了翻译，有的还有几种译本（如英译本有四种），唯独没有中文译本，这样一部主要记录中国史事的书反而没有中译本，实为憾事。最近听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还准备把尚未发表的大量传教士书简继续编辑。我想：我们短时间不能全译，那怕有个摘译本也是好的。像这类基本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去做，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确实很多、很繁重。

您信中提及日本抄录荷兰商馆日志。荷兰档案馆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当更丰富（特别是早期的台湾史）。听说有《热兰遮城堡日志》、《福摩萨评议会决议》以及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的许多信札。如果要收集、整理这批资料，还须先培养懂得古荷兰文的专家才行。

现在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古籍整理十分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些有意义的工作将会陆续提到日程上来。争取早日把收藏在海外的有关祖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搜集、整理并摘译过来，以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此 致

敬 礼

戴 逸 1983年元月25日

努尔哈赤入京进贡考

阎 崇 年

努尔哈赤入京进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均阙载。其他各书文载述努尔哈赤入京进贡的次数也迥异：

《清史稿·太祖本纪》载二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冬十月，太祖入贡于明"；另一次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二月，太祖复入贡于明"①。